

也是另类。我也说过，如果我们要做学位论文，那肯定不能走史景迁的路子。但是如果只是作为一种历史写作，把历史、文学和历史叙事有机结合在一起，那么史景迁是很好的范本。我们写历史有两个目的，一是学术探讨，就是写给同行看的。我觉得这不应该成为历史写作的全部。每年出版多少本学术专著啊，但是能进入到大众视野的有几部呢？少之又少。大量的资源浪费了，也影响到我们的历史阅读。为什么大家越来越不喜欢读历史书？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写作出了问题。不过这两年开始有些变化，就是我们历史写作者不断地努力，越来越受到普通读者的关注。我们历史学写作的改变，就是想怎么能让读者读得进去。史景迁在西方也很有影响力，我在美国教书时经常把他的书作为教科书，这是好读的书，而不是枯燥的书。

从微观现象来探讨 宏大问题

《新民周刊》：您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的《碌碌有为》，上卷“人、日常和文化”聚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，下卷“家、群体和法律”，则讲述家族、群体和法律，这样的划分是怎样考虑的？

王笛：我在后记中也提到过，这本书因为是我在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。原始的讲稿一共是156讲。前前后后花了两年的时间。我每一讲都讨论的是一个方面的问题。后来要出版的时候，我就把整本书的结构进行了重新的编排。156讲每一

右图：
（左）王笛作品《茶馆：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，1900—1950》。
（右）王笛作品《袍哥：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》。



讲都用在了这本书里，但是需要一个内在的严密结构。当然也可以顺着原来的顺序把156讲直接出版，但是我既然把这本列为“零门槛”的读物，那么首先线索要清晰。所谓“零门槛”就是一个没有历史学背景的读者，他都能从这本书中间得到收获。所以最后我把这156讲顺序完全打乱，重新考虑它内在的结构，就形成了上卷7章和下卷7章。上卷7章围绕人来讲，下卷主要围绕的是群体。我一直强调，我们写日常微观史，一定要看得到人。在人的故事中间，很多很多的人就组成了群体，从家到家族，到社会组织。如果只讲到个体的人，还不能呈现出中国社会内在的结构，还不能呈现出家庭、家族、群体、各种社会阶层，他们在社会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。

这样上下两卷的结构，就是想找到最合理的形式，让读者一章一章读下来，能看到其中的关联。而不是零散的，不是一盘散沙。而且为了帮助读者理解，我在每一章前都提出了主要问题，就有点像教科

书。每一章可以提出七八个问题，甚至十来个问题，这些问题就是本章中我要围绕讨论的中心。在每一章结束以后，还有关于本章的三到四个要点的小结。讲了这么多琐碎细节，讲了这么多故事，讲了这么多社会现象，甚至引用小说、诗歌、绘画等各种资料，还有人类学、社会学、历史学的研究，我们到底发现了什么？每一章后面的小结就是帮助读者的总体理解。

读者也不用从第一章开始读，你可以选任何一章，每一章都涉及某一方面的问题，都是相对完整的。这本书尽管不像严肃学术著作那样每一条资料后面都有注释，但每一节之后都有征引资料的目录。我们这一节的参考资料来自于哪里，这个目录都加以说明。我书里的每一个说法、每一个概念、每一个故事都是有来源的。有了这个目录，读者如果对某一方面感兴趣，可以去查阅更多的资料，进一步挖掘，可以扩大你某方面的知识储备。所以这本书考虑还是比较周全的。即便不可能每个读者的每一种需求都满